

結埼亭集外編

第一函
第七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吾鄉牧守之祀莫有盛於羊府君者每歲八月其趨祀於府君廟下者遠郊近郊相望也嗚呼何其流澤之永一至斯歟府君之事不見於唐史亦不見於圖經祇黃府君晟墓志載其一節謂劉文自台來寇府君擊走之其餘黨據奉化府君遣晟以兵敗之則府君良有保障之功得祀宜也唐自僖昭而後四方繹騷浙東雖遠在

海隅兵爭之患亦所不免但據黃氏墓志謂府君卒官
鍾季文繼守唐史中和元年紀季文陷州事則是府君
卽應卒於是年而寶慶慶元志引赤城志中和二年有
明州刺史劉文則是鍾氏陷州之後劉文旋奪而有之
鍾氏尚未得據其地其後明州卒歸鍾氏不知更在何
年唐史不及劉文或由於闕佚若黃氏墓志不應有誤
然要之劉文之陷郡其在府君卒後無疑而寶慶志以
劉文置府君前者謬也愚意劉鍾二人竝窺明州特以
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遂迭爭之而鍾氏先得之劉
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

遽失故晟遂以鍾氏爲主前此吾鄉一亂於裴甫再亂
於王郢皆不過數十年之中至是而節使如劉漢宏董
昌之徒非能奠安屬郡者府君以一人力撐柱之府君
旣歿劉鍾相繼而入自是明州之刺史無復受命於唐
室者追思夫式遏之勛何其偉哉史志雖見遺而民之
永矢弗諼春猿秋鶴世世以之其亦足以酬矣府君名
僕不能詳其世系里居黃氏墓志作羊而吳越備史作
揚按拓跋魏有羊銜之亦或作揚銜之蓋出自晉大夫
揚食我之後本爲羊氏故其後多互用者其廟在今江
浦屬縣中亦多有之耆老相傳是城之築剏始於府君

而黃晟踵而成之者也更爲之銘以系之其詞曰
府君先世晉之太傅梁侍中兮鎮撫荆土拒守臺城俱
豐功兮府君來明外攘內撫一劉一鍾兮指揮方畧築
斯鑿斯成崇墉兮五朝雲擾文獻凋殘誰折衷兮賴有
祠壇神燈靈旒長映堊封兮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吳越奉國軍節度使判明州錢康憲公祠在鄞縣治北
之橫河其曰大人堂者圖經以爲康憲從子惟治來繼
任故尊稱之祠已久廢別祠在奉化縣北山廣化院者
亦圯予以康憲於吾鄉有遺愛不應乏祀而鄞西南二

湖洲島之盛導源自康憲今西湖之南藍卽康憲當日
廨舍也則移大人堂於湖上爲更宜乃議卽南藍義塾
之屋以祀之橫河之祠舊嘗有高憲敏公碑今亡矣公
初事忠獻時已以諫鐵錢有名及其由丞相出判州也
以胡進思之黨糾治謀叛獄辭相連故外補蓋踪跡危
疑之時而進思諸子又來居明忠懿心知公之無預故
使之久鎮海疆而絕無所嫌疑是固其兄弟敦睦之盛
而公臣節之純要亦可見矣公以乾祐二年來以乾德
五年卒其時它山堰壞幾不可治公跪禱於王長官之
廟遂以重完浚廣德湖增補陂塘萬二千丈有餘內和

民兵外靖海國以簡靜致治安前此錢氏至親鎮此州者元珣元球皆不以功名終而公獨爲吾鄉名節度生榮死哀國人久而思之白石之幽堂康憲墓在奉化禽孝鄉白石里之原其與南藍之朱邸均爲遺愛所勿諼豈不賢哉況公亦不特明州稱保障也顯德三年周人攻江北使浙人攻江南以應之丞相吳程敗於常州忠懿謀再舉大括境內士卒東西二道爲之勞擾公手疏切諫罷之豈非有見於唇亡齒寒之慮而不欲勞吾赤子以結怨於強隣乎吳越自武穆以來世世能守此意不肯輕與隣藩構難斯其所以保世綿祚而於十國兵爭中獨享無事之

福公之見及此也仁人之利溥矣祠中附祀有闕氏里人因譌呼闕相公祠而以闕璠當之胡梅磳引入通鑑注中高兵部敬止錄謂開運二年璠來守是年璠卽被誅豈有立公祠而反以前此之逆臣祔之者予謂闕氏慈水之舊姓也璠雖被誅或其子弟有從公於幕府者及祀公而其人以元隨得祔理應有之不知者遂誤以指璠耳臨安衣錦之鄉至今遊人憑弔其閒而中吳之金谷元璋之風流所寄也南藍繼起而爭光益以歎錢氏宗室之多賢也夫

裴府君廟碑銘

東錢湖之東有裴府君廟宋淳祐中所建卽所謂寶慶廟者也又有裴將軍廟蓋亦府君之神而其餘里社祀府君者多不勝舉志乘不詳碑版皆滅訪之父老則皆云觀察府君肅是也予攷唐開元而後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光之掠明也河南尹裴敦復平之粟鎰之亂府君平之王郢則節度裴璩平之三裴皆有戡亂之功而獨祀府君其功殆有獨隆者耶貞元十有二年粟鎰以鎮將作亂刺史盧雲遇害招誘山越攻陷郡縣山越之名見於孫吳國志大抵皆在丹陽近境而吾鄉則未之聞胡身之曰鄞縣慈谿之南奉化縣之西北有山越種

以今地里質之當爲鄞之傅霸河慈之鍾乳山潘嶼奉
之箬坑等地次年府君討平之禽栗鎧於天台送至京
師伏誅然則湖東居民之奉祀蓋必府君當日師行所
過能捍賊鋒而不擾民力故相率報之獨是府君之搗
賊巢在天台則其過軍自奉化應泛甬江歷長汀若由
湖東以入萬山錯互反爲迂道而行亦甚艱意者山越
爲梗故取閒路以出賊之不意未可知也夫以大軍往
來所過繹騷乃居民不以爲苦反志遺愛焉而歷世廟
食其亦賢矣乃數十年以來有妄指爲祀晉公者不知
何所據依晉公於吾鄉無涉歷不應得祠當以府君爲

魚塘亭集文續 卷一 三
是於是祠下父老懼其流傳日遠遂爲非奉之祀乃乞
予爲碑以紀之府君濟源人也其官由常州刺史遷蓋
以進奉得之故唐史多貶詞然其定亂之功則有不可
沒者更爲之銘其詞曰

神之來兮東湖東前挾稍兮後持弓猶有當年甲冑容
越鄒溪兮度管江甘棠夾道兮被神幢蕭蕭鳴馬絕吠
龍廟門兮嵯峨靖山越兮晏海波迎神之曲當凱歌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吾鄉城外水利資於三湖小江湖廣德湖在西錢湖在
東小江湖之爲功雖由於王長官之堰而其湖道則固

天作地成綿延至鏡川二十餘里非若廣德湖錢湖之
開自人力也故歷久尚易支廣德湖三面平坦隄防尤
難故卒爲樓異所塞錢湖之欲塞者多矣僅而得存今
不旱則已旱則東管尚恃錢湖以無恐而西管必失獲
小人苟且以圖一切之利其害無窮如此湖口有望春
白鶴二山當湖未塞卽由爲廟一以祀神之主斯湖者
卽望春之靈波廟是也一以祀守令之有功於斯湖者
卽舒信道詩所云人指白鶴祠殷勤竊有請衣冠儼羣
公一一畫眞鰓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是也塞湖以
來靈波之廟尚無恙而羣公香火則僅存一椽矣嗚呼

愚民知有田可種之利而不知其害羣公當日之功今已漸滅則民之忘其祀也固宜甚至豐惠有額蓬萊有觀塞湖者反世享焉王正已之強辨況達之記寧有念及前人之良法者夫湖之不可復也亦明矣然吾以爲湖雖不可復而廟必不可絕何也蓋神祇之享廟食固有因其功長存而世世祀之者亦有其功止一時而卒莫之廢者羣公之有功於湖民實足左右夫靈波之神其不當因樓異而斬祀也明矣況其英爽不與湖俱漸滅則未必不爲湖民庇也故議重新其廟增定而列祀之湖興於魏晉之間其始事者無攷矣可攷自唐大歷

中吳府君謙鄞令儲侯仙舟貞元閒有任府君侗大中
閒已有謀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敬方時奉使來驗
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御史李公後素五代時大增湖塘
者有節度使錢康憲公弘億宋淳化閒釐正湖界者有
邱府君崇元已而有蘓府君耆天禧閒增湖塘湖隄清
湖界者有李府君夷庚景祐閒又有請廢湖者持之者
爲李府君照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從事郎張
公大有康定閒治湖者有主簿曾君公望慶歷閒則王
荆文公安石熙寧閒有張侯珣望春白鶴之祠卽張侯
所建也元祐中有馬府君琬又有虞侯大寧段侯藻已

而復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葉府君棣未幾而樓昇至
矣惟吳府君於故九里堰旁有專祠至今尚存南渡而
後力請復湖者則李莊簡公光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
請以祀之嗚呼前輩於樓昇之廟祀欲毀之者多矣方
湖上之祀昇也卽在靈波廟中其後始別建今吾增定
白鶴之祠則其當毀更可知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
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其陳跡已亡而尚有思而報之
者則彼欲廢東錢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湖之塞也
西管之田遠資小江湖之水雖不能遍及然庶幾焉而
今不治已甚洪水三壩僅存其一不問水旱溪流入江

者十之七梅梁淤入沙中不可復見不知是誰之責也
吾之爲是舉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
所在雖不能使廣德湖之後興或不至坐視小江湖之
廢而莫之救將廣德湖尚可波及焉則是祀也其可以
謂之無補哉靈波廟神蓋舊時湖中之龍居於山下者
也舒信道謂湖中時嘗有光采如海市者其龍之靈歟
桑田旣變神物亦去然其英爽則猶有存者成化府志
妄引里俗之言以爲齊梁間人僞造姓氏以實之則慢
神之尤者爰附正之於麗牲之石

吾鄉水利報功之祀惟廣德湖上二祠最爲詳協至

若小江湖專祀王侯東錢湖專祀陸李二公其實後來守令有功者不應槩置小江湖則吳越錢康憲公弘億宋監船唐君意虞侯大寧秦府君棣陳府君塏判府吳正肅公潛元阮侯申之明沈侯繼美魏府君復琦沈侯猶龍里人則宋張簽幕必強龔宣議行修魏泉使峴王尚書應麟安吏部劉元潘教官某皆應配享遺德廟者東錢湖則王荆文公安石主簿呂君獻之張府君津魏王愷姚侯杞程府君覃胡府君渠陳府君愷元縣尉王君世英明黃侯仁山寇府君天敘沈侯猶龍里人則先侍郎先宮詹董戶部守諭陸